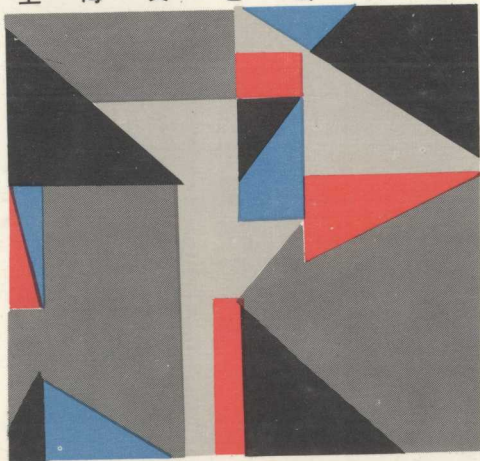


Chunlan · Shijie Huawen Weixing Xiaoshuo
Dasai Huojang Zuopin ji

春兰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 获奖作品集

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

I 111 / 609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
封面设计: 何礼蔚

**春兰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
获奖作品集**

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17,000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00 册

ISBN7-5321-1315-9/I·1027

定价: 9.60 元

序一：小说行中最少年

柯 灵

微型小说以五花八门的名称在新文坛出现，旋起旋落，少说已经历了半个世纪，在华文文学世界蔚然成风，引人注目，却是近十几年来事。我是微型小说的门外汉，最近才读了几十篇“春兰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”的参赛作品，浏览了一本厚达八百多页的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》——其中有创作，有理论，有详尽的资料，洋洋洒洒，使我很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。

在大树参天的文学老林里，微型小说是后起之秀，现代小说行中的最少年。小说一族，雅俗庄谐，品类庞杂，古今中外，变异百端，却都是同一血统：春秋兴替，城郭变迁，人情冷暖，世味咸酸，生老病死，爱欲贪嗔，悲欢歌哭，慷慨缠

绵,经过小说家笔底氤氲,鬼斧神工,亦幻亦真,与读者感应交流,达成共同的人生诠释与参悟。但任何艺术品种,体积容量的轻重大小,都会引发形式的蜕变,需要别具机杼,熔铸新的创作观念,而不是单纯的数量伸缩加减,微型小说也不例外。

微型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篇幅小,螺蛳壳里做道场,经不起笔尖儿横扫,驰骋回旋,不可羁勒。但单靠笔下约束,惜墨如金,也不解决问题。理想的境界,应是能做到大处着眼,小处落墨;深处见精神,巧处见功夫。娴于经营剪裁,玲珑剔透,天衣无缝。关节处一着棋活,妙手成春;结穴处临去秋波那一转,令人低徊不尽。对浩淼无边的人间诸相,如豹窥一斑,鼎尝一脔,弱水三千,取一勺而知深浅。这样才能显示微型小说的独特个性,如玉树临风,不同于它那些老成持重的兄长。

既要经济,又要丰富;既要轻巧,又要厚重,是否办得到?音乐中的小夜曲,情致婉款,音色缠绵,一样的绕梁三日,使人意远。绘画中的册页小品,尺幅之间,传神写意,笔韵墨趣,可以力透纸背。戏曲中的折子戏,例如《玉堂春》里的“起解”：“人言洛阳花似锦,我久在监中不知春”,只是苏三赶路一场戏,就写了她冤沉海底的过去,生死未卜的未来。诗中的五绝只有二十个字,“鸣箏金粟柱,素手玉房前,欲得周郎顾,时时误拂弦”。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,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”。岂不是此中有人,呼之欲出。浩

如烟海的笔记小说中，不乏寥寥数笔而余味无穷的小故事，试从《世说新语》中摘引大家熟知的两则：“管宁，华歆，共园中锄菜，见地有黄金，管挥锄与瓦石不异，华捉而掷去之。又尝同席读书，有乘轩冕过门者，宁读如故，歆废书出看。宁割席分坐，曰：‘子非吾友也。’”“华歆、王朗，俱乘船避难。有一人欲依附，歆趣难之。朗曰：‘幸尚宽，何为不可。’后贼追至，王欲舍所携人，歆曰：‘本所以疑，正为此耳，既以纳其所托，宁可以急相弃邪！’遂携拯如初。世以此定华、王之优劣。”何等传神，又何等深刻！举一反三，足以参照。

写小说需要雄厚的资本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洞明世态，通达人情。微型小说虽小，也别指望小本经营，巧取倖胜。但如果作家目如利箭，心有灵犀，能穿透现实的坚壁，人性的奥秘，那么大千世界的一鳞一爪一片段一转瞬，加以精心调制，巧手安排，也可以达致意蕴丰富、气象万千、感慨迤迤、寄托遥深的艺术效果。照我粗浅的想法，长、中、短、小各种类型的小说创作方法，应当各有套数门径，彼此相通而实异。有不少意见，似乎把微型小说当作拾级而登的台阶，由此可以步入大型小说的艺术殿堂，不但贬低了微型小说的独立地位，恐怕也未必合乎实际。

微型小说的流行，一般归因于时代节奏急促。文学生态和时代背景有关，但并不是立竿见影、如响斯应那么直截了当。三言五语的笔记小说萌发存在于慢节奏的中国古

代,《聊斋志异》和《红楼梦》相继产生于清季康乾盛世,雨果和莫泊桑,托尔斯泰和契诃夫,同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坛明星,存殁时间相去不远,却分别以长篇巨制和短篇小说各擅胜场。现代化社会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高速度,弓弦拉得很紧,是事实。但历史行程不可改变的趋向,是以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,使生命运行更有韵律,不断向更高的文明层次前进。每周五天工作二天休息,国际上已渐成惯例,一向以加班加点为政治积极表现的我国,也已实行五天半工作日。(这个事实表明现实变化的剧烈。)美国等西方国家,正在酝酿构筑“信息高速公路”,冶电话、电视、电脑于一炉,设计一种多媒体,使空间时间的距离消失于无形。生活将因此发生什么样的变化,眼下还很难预言,但人类终将摆脱营营役役的沉重负荷,获得更多的形骸和心灵自由,共同缔造合于理想的世界,决不是缥缈的幻想。我们严峻的现实是经济转轨,商潮澎湃,人欲横流,精神世界土崩瓦解,扭曲变形。文化生产与消费互为因果,偏离康庄大道,向浅薄无聊倾斜,社会的文学味觉越来越粗俗,甚至嗜痂成癖。微型小说应运而兴,挟其篇幅短小,顷刻可读的优点,如果能充分发挥其独有的魅力,赢得读众心许,那么不但可以在小说族中牢固地别树一帜,也可以给这骚动不安的时代起一点澄清空气的精神环保作用,其意义自不容忽视。

在华文文学世界,包括神州大陆,许多知名作家都写过微型小说,我期望有成就的作家都来尝试一下,用大手笔写

小小说。期望报纸杂志慷慨提供园地，殷勤扶持。期望有眼力的出版家，有计划地组织印行一批纸张、印刷、装帧都很精美可爱的微型小说袖珍本，读者可以藏在口袋里，随时随地随兴欣赏。这对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，将是很好的推动。——我想起已故前辈郑振铎先生的一个习惯：每逢出行，总带一本早已熟读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在风尘仆仆行色匆匆中，得闲信手开卷，随意讽诵，他说这是一位绝妙的旅伴。微型小说如果有这样的吸引力，那就好了。

“春兰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”，是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和新加坡作协、泰国、英国、荷兰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华文作协联手举办的，千数以上分处海内外的华文作家踊跃参与了，对这一文学老林中的小说新秀，无疑是一次有力的催化和推动！

1994.3.28. 于上海

序二：微型小说将走向辉煌

江曾培

“春兰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”，是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、新加坡作家协会发起，中国微型小说学会、新加坡作家协会、中华文学基金会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、泰国华文作家协会、英国华文作家协会、荷比卢华文作家协会、香港作家联会以及春兰(集团)公司共同主办的。1993年5月1日正式拉开帷幕，1994年4月30日结束，历时整整一年。参赛的海内外二十八家报刊，从近万篇的参赛稿件中，选发了约二千篇作品，又从这当中遴选了三百篇交“大赛”评委会评选，经过初评、终评，最后评出二等奖九篇，三等奖十四篇，鼓励奖九十四篇。此次赛事规模之大，范围之广，作品之多，影响之深，在世界华文文坛上实属罕见。最后获奖的

作品,集中展现了当前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成果,从中可以使我们对微型小说这一新兴文学品种获得一些启示:

一、微型小说既越来越走向普及化,又正逐步走向专业化。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刘海涛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《现代人的小说世界》中曾有所提及。这次“大赛”,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。一方面,写微型小说的人越来越多,许多文学青年把微型小说作为训练自己的学校。如果说,我们估计我国当前小说创作的年产量,一般喜欢说长篇上百,中篇上千,短篇上万,那么,微型则早已是几万了。发表微型小说的报刊,十年前说是四五百家,现在则恐怕是一千家朝外了。微型小说,由于短小精悍,贴近生活,由于“以小见大”,“以少胜多”,由于“以最小的面积,集中最多的思想”,受到大众传媒的青睐,成为许多报纸副刊的一个主要文学品种。这就使它较其他小说品种,获得更为优良的生长环境。这次“大赛”所以能形成这么大的规模与影响,就因为有那么多种报刊与作者参与,显明地体现了它的大众性、普及性。另一方面,在这次参赛的作者中,已出现一些专攻微型小说的“专业户”,他们比较娴熟地掌握微型小说写作艺术,在获奖名单中占有较大比例,像《剃头阿六》作者凌鼎年,《老榆》作者许行,《新式扑克游戏》作者王明义,《好戏》作者白小易,《消失》作者刘国芳,《幸存者》作者沈祖连,以及新加坡作者张挥等,都是醉心于微型小说,写了大量作品,出版过微型小说专集的人。他们矢志把全部或主要精力奉献

给微型小说事业。凌鼎年说,尽管有人把微型小说看成“小儿科”,他依然偏爱之,并且固执地认为:小说的分量并非一定因篇幅大小而决定其轻重。有深度有分量的微型小说,有可能胜过有水分的长篇幅小说。白小易说过:“对微型小说玩味久了,竟忽然发现了它具有连世界闻名的长篇巨作也难提供的韵律和情趣。它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,一个无法被取代的文体。”我曾说过,一种文学品种,如果没有相应的“专业”队伍,没有那么一些人,为它朝思暮想,鞠躬尽瘁,是难于形成自己的力量与独立品格的。“大赛”表明,微型小说的作者,不再都是那种偶尔为之的“匆匆过客”,开始生长了一批“专业户”,从而保证了它应有的稳定与一定的水平。可以相信,微型小说的发展,将与这支“专业”队伍的壮大结伴而行。在华文文坛上,将会产生一批有影响的微型小说家。与此同时,一些著名作家也越来越多地涉猎微型小说。在这次获奖名单中,就有沙叶新、韩石山、顾工等人的名字。他们写微型小说,自然不会像专务微型小说的作者那样专心,但这些文学专门家的介入,也有利于微型小说由业余水平向专业水平提高。此外,围绕着微型小说的创作,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也迅猛发展。近些年来,有关微型小说的研究专著,出版了二十多种。微型小说理论正在形成一门独立学科。一方面普及化,一方面又专门化,正是微型小说所以能从短篇小说中分离出来另立门户的力量所在。普及化,使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;专门

化,使它拥有应有的文学水准。两者结合,在普及基础上提高,在提高指导下普及,微型小说大步走在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上。这次“大赛”,在这方面既作了显示,也作了推进。

二、微型小说既有自己的文体特征,又“不拘一格”,风格、形式极为多样。这次评选中,强调了并非凡微型文字,都是微型小说。小故事、小品文、小新闻、小报告,就不是。这里的关键,在于有没有把焦点对准人,有没有把人作为写作的中心。同时,又强调了不是凡篇幅短一点的小说,都是合格的微型小说。微型小说在选材、结构、角度、人物、语言等方面,应有自己独特的要求。这里的中心是要能充分做到“以小见大”,以“不全”求“全”。凌鼎年的《剃头阿六》,活画出一种“炸弹崩于前而色不变”的性格,许行的《老榆》,流泻着一种“鞠躬尽瘁,死而不已”的精神,杜毅的《彩色鸚鵡》,揭示了人心的卑劣与残忍,张茂武的《悼》,显示了一种人生的悲剧……这些作品都是既凸现了“人”,人的命运,人的性格,人的精神,人的心理,人的情思,人的感受;同时又都是用“以一当十”的手法,在极其有限的字数中,以“不全”求了“全”。但这些作品并无千篇一律的模式。洛阳日报于1993年8月29日,在“大赛”的专版上,发表了八篇题目同为《风景》的作品,“风景”就各不相同:有的长于叙事,有的擅于抒情;有的极富哲理,有的饱含诗意。在获奖的作品中,幽默的,讽刺的,荒诞的,象征的,寓言的,科幻的,意识流的,等等艺术手法,都有所呈现。微型小说由于篇幅微

小，“船小好掉头”，使它敏于吸收其他文艺样式的营养来丰富自己，便于艺术上的试验与探索，易于发扬艺术的个性与创造性，因而更能显出“不拘一格”的“百花齐放”局面。即使被视为微型小说创作特点的一些艺术手法，如认为微型小说要“以小见大”，写人宜写“一刹那”，不宜写历史，写过程，这次徐慧芬的《编年史》，却写了一个人9岁、18岁、27岁、36岁的“编年史”，也很好，获了奖。这说明，微型小说的创作规范，大体虽有，定法则无。

三、微型小说既因体制精短，能够最迅捷地反映现实生活，又因是文学，将生活作了情感的搅拌，哲理的升华。从这次获奖的作品中，可以看到，绝大多数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，与生活同步，“跟生活取零距离”，生活气息与时代气息特浓。王明义的《新式扑克游戏》，写的是极富时代特征的“游戏”，入木三分地讽刺了当前的一种不正之风。按“大赛”评委会主任柯灵先生的说法，它“活画出一幅生动的当代世相图”。正因为如此，它被改编成相声在中央电视台1994年春节晚会上演出后，赢得广泛反响。吴金良的《艾莉丝病了》，反映了生活中一种崇洋拍马之风，现实感也很强。写的是马屁拍到狗屁上，看似闹剧、喜剧，实是人性的悲剧。吴凤珍的《鹤哥》，碧娟的《手心手背》，徐志仑的《骨肉亲》等篇，则从不同角度，表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。不管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负面，光明总是存在的。人类的社会，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，从总体上说，是一个“不

沉的湖”。微型小说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,极为迅速的反映了“湖”光波影的闪动。其优秀者成功地作了感情上与理智上的升腾,极为感染人,启示人。像修祥明的《小站歌声》,写一群山村孩子与一位患了不治之症的女教师的离别,饱含着感情的汁水,可谓情透纸背,读了令人百感交集。沙叶新的《为推荐〈马克·吐温幽默演说集〉所作的严肃的演说》,以幽默的笔触,生动的语言,对“有钱能使鬼推磨,有钱的王八朝南坐”的拜金主义思潮作了别开生面的讽刺,令人读后回味不已。章海生的《猎手》,写一位勇敢的猎手,翻山越岭纵猎的结果,却把自己引入一种欲归不得的绝境,富有引人思索的哲理意味。这些作品,热烈拥抱生活,敏捷反映生活,但并非作简单的新闻实录,而是精于选材,巧于构思,注以情感,融以哲理,我以为,这正是提高微型小说质量,发扬微型小说特长,发挥微型小说作用的重要之道。

四、加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交流与合作,是十分必要与有益的。这次参赛的主体是中国大陆作者,因为华文的“根”在中国。华文微型小说与整个华文文学一样,主要成果也在中国。与此同时,海外的华文创作也有相当力量。这次参赛的作者,就有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美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奥地利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以及香港地区的华人、华侨、华裔。这些作品,在内容与文风上,带有各自国家与地区的特点,使华文微型小说世界显得更加多姿多彩。

不过，不论哪一个国家与地区的华文作品，都共同积淀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基因，共同流淌着炎黄子孙的民族情感。从参赛的作品来看，一是对祖国或者说祖居地的深深怀念。新加坡作者连秀的《回乡魂》，写一个叫福水叔的老人，漂泊海外，一世坎坷，只有死后才能完成返回唐山家乡的愿望。新加坡作协主席黄孟文先生评论说：“把老一辈海外华人落叶归根的思想，表达无遗。”怀乡病，“回乡魂”，自觉不自觉地萦绕在许多海外华人作者的笔下。二是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缅怀与赞美。新加坡作者廷江的《黄昏送癌症病人回家》，就颂扬了那种父慈子孝、行善积德的好思想。比利时作者章平的《赶车》，用朴素的故事，刻画了到比利时打工的中国青年阿根的见义勇为的闪光性格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操美。此篇作品在“大赛”评选中，得分最高。泰国著名作家司马攻先生说它“很有感染力”。其他评委也大都给予很高评价，这也许与这种民族的情操美在大家心目中特别重有关。三是中外社会与文化的比较、撞击和融合。泰国作者曾心的《蓝眼睛》，写一位泰籍华人老妇，希望在美国读书的儿子能娶一个中国姑娘，可是带回来的却是一位洋媳妇。老人失望后，竟发现这位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姑娘，能讲汉语，用汉语唱中国歌《龙的传人》，而她的黑眼睛、黑头发的子女，唱的却是英文或泰文的歌。作品从民族意识中生发出世界意识与国际意识，是吻合时代的发展的。由此可见，海外的华文作品，大都还是写华人、华裔，或

多或少,或这样或那样地与中华民族的“根”联在一起。这与海外的非华文作品,有着明显的区别。自然,也有些参赛作品,内容写的是作者所在国的社会现象,如流氓杀手,双语教育,烧香拜佛等,但只要是用华文写的,总摆脱不了中华文化的一股“味”。这也正是我们举行“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”的一个根据。华文具有世界性,这次“大赛”,为大家相互比较借鉴,取长补短,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乃至整个华文文学的发展,起了促进作用。

自然,尽管这次“大赛”表明,华文微型小说发展很快,但由于它是一个新兴的独立文学品种,根还不深,叶还不茂,因而,“大赛”虽涌现了不少优秀之作,但尚少特别出类拔萃的作品。“大赛”一等奖空缺,就反映了这一现实。不过,正如柯灵先生所说,微型小说是“小说行中最少年”,“少年”虽幼嫩,发展余地很大,前途无限。方兴未艾的微型小说,应运而生、而长,在迅速的发展中,定将走向它的辉煌。

目 录

序一：小说行中最少年·····柯 灵

序二：微型小说将走向辉煌·····江曾培

赶车·····〔比利时〕章 平 (1)

回乡魂·····〔新加坡〕连 秀 (4)

猎手·····章海生 (7)

握手·····张焰铎 (10)

小站歌声·····修祥明 (13)

为推销《马克·吐温幽默演说集》

所作的严肃的演说·····沙叶新 (15)

剃头阿六·····凌鼎年 (19)

除法·····周 锐 (22)

彩色鹦鹉·····〔香港〕杜 毅 (24)